

新派浪漫经典



正义女神

艾娜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I247.8
1720
2

新派浪漫经典

正义女神

艾·娜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正义女神

香港 艾娜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石家庄市胶印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39 千字

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*

ISBN7—5059—1968—7/I. 1385 定价:12.80 元

正义女神

(内容简介)

莉丝不喜欢做个传统的乖女人，她父亲无法再忍受她的胡闹，雇狄南去抓她回家和艾许结婚。但是她却对狄南感兴趣，他是个谜一样的男人，第一次“见”到他时，她正好什么都没有穿，而就有了那种事，当她与他发生了三次关系后，才正式见到他的脸。难怪他老是把帽缘压得低低的，因为他知道没有一个女孩抗拒得了他的俊脸。

莉丝发现他的背上有被鞭苔地痕迹，他的手脚显然长期被手铐摩擦。他承认了，他是个囚犯，被她父亲从牢里找出来保护她。她父亲存的是什么心眼？威胁如果狄南敢碰她就要把他丢回牢里，所以他一再地逃避她的靠近，然而，她不是别人，她是特殊的莉丝，绝不轻易放弃她想要的男人，她诱惑他能成功吗？

正义女神

楔子

高瘦的男人离开马尔森的办公室关上门，他戴上帽子在门外沉思了一下子，然后走进客厅，客厅的空壁炉前站着一个人，他也相当修长，但整个人显得柔弱些，好似是个未经风吹雨淋在温室里长大的男人，金发一丝不乱的分线，剪裁合身的西服无懈可击，和较高瘦男人的阳刚粗犷气息相比较，金发男人仿佛从不曾经历过人生。

“嗨！”金发男人开口打招呼，“你一定是马尔森雇用来带我去找他女儿的人。”瘦高个点点头，眼睛不安地在室内转圈，好像很不习惯置身于一间华丽典雅的客厅。

“我叫艾许·皮斯特，”金发男人说，“马尔森跟你讲清楚没有？他女儿是个惹祸专家，他纵容了她好几年。你听说过记者娜拉·达拉斯没有？”

瘦高个儿沉默地轻摇头，艾许点燃一根烟继续说，“她父亲终于决定要管教她了，女人家不乖乖守在家里到处乱跑真不象话。”他鄙夷地撇撇嘴，“现在她住在一个叫休斯·蓝尼的人家里，调查有关印地安人的事。我们要去把她抓回来交给她爸爸，必要的时候可用暴力强迫她，你要带我们穿过沼泽雨林区，制造机会让我和小姐单独相处，使她在我们回来时就已经答应嫁给我。”

瘦高个儿自窗外挪回视线看向艾许，“我从不强迫女人。”

“你以为她是什么样的女人？”艾许嗤之以鼻道，“一个二十六岁的老处女，廿六岁！别的女人在她这个年龄已经生下半打孩子了，她还在周游各地写些荒唐血腥的故事，有人称她是正义女

神，我看她是丑得没有男人要只好四处游荡。”

“你不是要她吗？”

艾许喷出一口烟看看屋内，“马尔森是个有权有势的阔佬，他所有的将来都会留给他的马脸丑女儿，看在钱的份上我只好将就。”

瘦高个儿深深地看艾许一眼，面无表情地说，“如果她要你的话她就是你的。”

艾许叼着香烟自嘴角吐烟圈，“她会是我的，以她的年纪，她会感激任何肯要她的男人。”

1

莉丝探手进浴缸里试试水温，然后脱下衣服，在骑了一天马又伏案几个小时后，能舒服地泡在澡缸里真是一大享受。她已经把报导写好了，明天就可以上路回家。

她脱光了衣服才想到没有拿浴袍进浴室，它还挂在双门的大衣橱里。她打开衣橱右边的门，霎时心跳停止，因为衣橱里有个男人，他眼睛和嘴巴张得大大的盯着她的胴体。

上帝！凭着她多年做记者的临机应变，她以极快的速度关上衣橱的门，转动钥匙上锁。男人轻敲着衣橱的门抗议，不敢喧嚷好似怕引来抓贼者。

莉丝退后一步靠近床，转身想抓起床单掩盖自己的裸露，但接下来的事发生得太快了，使她来不及反应。他身后衣橱左边的门打开，里面跨出一个男人，他在她还没看到他的脸之前就抱住她，双手搂着她的背，将她的头固定在他胸前。

男人的手碰上她的肌肤那一刹，她倒抽一口气，僵直着无法动弹，感觉他一手拥着她的肩膀，一手搂着她的腰，“你是谁？你想干嘛？”她恐惧地问，声音颤抖着，男人的肩膀很宽，手臂有力，她根本休想能逃脱得了，“如果你想要钱的话……”她的力气慢慢恢复了试着挣扎，但他的手臂收紧打断她的话。

他的左手开始爱抚她垂在背上的秀发，手指卷起柔软的金发来把玩。即使莉丝仍是很害怕，她还是放松了一点，这个男人似乎没有伤害她的企图。她想把头抬高以便能顺畅地呼吸，但他不准她动，强有力又不失温柔的手臂将她抱紧些，使得他们的依偎更亲密。

“放我出去。”锁在衣橱里的男人低声叫。

搂住莉丝的男人听而不闻地继续爱抚她秀发，右手沿着她

的背直抚到她光滑的臀部上，教她打了个冷颤，感官愉快兴奋的颤栗。她从来没有被男人如此抚过，但他的手那么温柔，当她是宝贝般的爱抚她，教她怎能不陶醉。

噢！她一定是疯了！他是个陌生的贼呀！

清醒之后她努力地挣扎，企图挣脱他的怀抱，但他牢固地拥着她，不使她感到痛，但又无意放松她。

“你是谁？”她再问，“你想要什么？我的钱不多，不过我有个值钱的手镯，放开我，我拿给你。”

不管她怎么挣扎都无效后，她放弃了，松懈下来干脆靠着他休息，“如果你想用暴力得到我的话，我保证你一定不容易如愿，至少脸上会多出几道血痕。”她试着要拉开身子抬头看他，但是他把她的头压回他胸上，不准她看到他的脸。

我说错话了吗？她想，说不定男人本来没有要强暴她意思，现在被她说动了心思，他神秘地不答腔，命运未卜的惶然不安使她打了个哆嗦，他再抱紧她一点，换成别的情况，她会以为他的动作是想保护她。

“我们是你父亲派来的。”他终于开口，他的声音低沉浑厚，好听极了，“我们两个来带你回家。”

“好，我本来就打算回家了，但首先我必须……”

“嘘，”他柔声耳语将她按回原位，宛如他们是一对情侣，而他这样搂着她光滑的身体是再自然不过的事，“不管你怎么打算，你都得现在就跟我们回家。”他继续爱抚她秀发，像是在安慰她，也像是在安慰他自己，仿佛他已经很久没有碰到女人了，身不由己地爱抚着她，“我们的任务是带你回家，你要吵的话等见到你父亲再跟他吵，懂吗？”

“可是我的报导还没……”

“莉丝，”他固定住她的头，不让她动，“我要放开你让你穿衣服，然后再放皮斯特出来。我会在外面准备好马，你只能带旅行

最必须的行李，我们要经过雨林沼泽，那得花好几天的时间，记得要带雨具。”

“经过雨林？为什么？没有人能走过那个蛮荒地带。”她惊叫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完全相信他的话，也没有抗拒他的心理，他的声音有一种迷人的说服力，他的温柔轻抚也令她使不出力量抵御。

“我知道要怎么经过雨林，你别担心，只要尽快准备离开就好。”

“我得先把我的稿子交给约翰·安德森。”怪异的，她竟有点舍不得离开男人的怀抱。

“谁是约翰·安德森？”他问。

“我的朋友和报纸的编辑，他是第一个怀疑休斯·蓝尼把来福枪卖给印地安人的人。”

他低下头，脸埋进她秀发里吸口气，“我们待会儿再谈这个问题，现在我们得走了，你必须穿好衣服我们才能走。”莉丝等着，他却仍抱住她手，也仍在她背后轻抚。

“喂，你到底要不要放开我？”

“你不冷吧！”

“我不冷，可是我不习惯被一个陌生男人绑架，天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是我爸爸派来的。可以请你放开我让我穿衣服吗？”这就对了，她总算恢复正常了。

“好。”他如此回答可是并不松开她，有如预备就这样抱着她一整年。

莉丝发出一声低吟，半是生气抗议，半是和她的灵魂抗拒。今天她已经中邪地放纵自己太久了，竟任由一个她连脸都没看到的男人搂了她半天还不能自拔，一定是她过于寂寞饥不择食的关系，老处女的悲哀！不过男人的轻柔爱抚和醉人嗓音也功不可没。

077478

“狄南，你如果伤害她，我会教你好看。”衣橱里的那个男人突然在沉静许久后威胁道。

狄南又搂了她几十秒钟，然后幽幽地叹息放开她转身走到梳妆台前，一连串动作使她来不及看他的脸。

莉丝紧张地抓起床单的一角遮掩她的身体，但她实在没那个必要，因为他背对着她在玩她梳妆台上的东西。不过她还是用床单掩住自己走到衣橱，自左边的衣橱里拿出一套骑马装。

她背对着他，回头瞥他一眼。他是个大块头，肩膀很宽但瘦削了些，他的衣服是全新的没下过水，连马靴、枪袋、枪等等全都是崭新的。他放开她之后就没有讲话，低着头看他手里的东西，那东西被他的身体挡住，她不知道他是在看什么那么感兴趣。

莉丝自抽屉里取出内衣，一边穿一边好奇地偷瞄他，想看看他的脸长什么样子，但是看不见。她尽快地穿衣服，穿好之后说，“好了。”她以为他会转身来看她，但他直接走到衣橱前开锁，衣橱里走出一个金发的男人。

“帮她收拾行李，我在外面等你们。”狄南说完爬出窗子，留下她面对金发男子。

她心中竟冒出若有所失的感觉，金发男子微笑着靠近她。他是个英俊的男人，那对蓝眸笑得微眯了起来像捡到宝似的，莉丝相信很多女人会被他迷人的微笑融化，但不是她，他不合她的胃口，神秘的狄南似乎更能吸引她，虽然她还没看到狄南的长相。

“我是艾许·皮斯特，我为刚才发生的事致歉。”他的表情却一点都没有道歉的意味，反而有如很高兴他们的第一眼是在她身无蔽体之物的情况下发生，“我们真的是你父亲派来的，任务是带你回家，不管你有什么藉口我们都不接受，你父亲很担心。”

她撇撇嘴角，“听你说话就像是重复我父亲的句子，我跟你们走，不过我需要带一些行李。”她走到梳妆台前收拾东西，发现刚才狄南感兴趣的物品是一面手镜。她晃晃镜子，了解到他刚才

感兴趣的是自镜子里欣赏她穿衣服的过程。

这个伪君子！瞎眼烂疮的贼！她的第一个反应是生气地在心里诅咒他，随即她微笑着将镜子收进袋子里，再走到桌边将桌上的稿子折起来塞进袋子。想了一下，她坐下来写一张短柬留给主人休斯·蓝尼，解释她来访的本意，告诉他她的企图。

她跟着艾许·皮斯特爬出窗子，窗外的树下有两匹马在等他们。

“莉丝小姐，”艾许说，“我很荣幸能……”

“你待会儿再追求她，”那个莉丝已然熟悉的声音说，她搜寻他的脸，但他的脸隐在帽缘和树影里，“我们得快点离开这里。”

艾许和莉丝都迅速地服从命令。

一整个晚上和第二天一整天莉丝都跟着艾许骑马，他们经过几个村庄、营地，尽量避开有人的地方，有些小径窄到他们必须下马来牵着马走。狄南一直在前面领路，侦察前面的路况。

他们只停下来一次，狄南低声吹了个口哨，艾许·皮斯特要莉丝停马，他上前去问狄南有何命令，然后回来说前面有一队人在休息吃午餐，所以他们得等到那些人走了之后才能出发。

艾许拿下马鞍袋，取出水壶和干粮与莉丝分享。

她背靠到树干，沿着树干溜坐到地上，筋疲力尽地觉得全身酸痛，“我想你的狄南先生一定有毛病。”她垂下眼睛，深知要得到新闻的最佳办法是假装并不在乎能不能得到回答，“我想他一定是长得比癞蛤蟆还丑，所以不敢给人家看他的脸。”

“他不是我的狄南。”艾许说，“要是他属于任何人的话，那就是你父亲，你父亲雇用他。”

“他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经过雨林吗？”她转个方向问，“干嘛要放着好好的路不走，故意经过蛮荒原始的雨林沼泽？”

艾许还没有回答，他们就听到狄南的哨声。艾许像只听话的狗，马上就跳起来收拾东西上马。

“有人见过这个狄南先生吗？”莉丝一边跨上马一边问，她强烈的好奇心是使她成为名记者的原动力，在女人不得独自出门的时代，她单身匹马闯荡江湖很教一些男人不敢领教。观察力强也是莉丝的长处之一，她看出艾许并不善于骑马，他这辈子曾待在马背上的时间可能只有她的十分之一。

艾许盯她一眼，“你为什么对他这么感兴趣？”

“职业上习惯性的好奇使然。你知道我爸爸为什么会雇用他吗？他有什么资历能带我们穿越雨林？”

艾许耸耸肩，“他走过雨林。他的确是个奇怪的家伙，好像很不喜欢跟别人打交道，老是把他的寝具搬得离营火远远的，不跟人并肩同骑，也不多讲话，问他个人的事，他更是三缄其口，我也很想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会雇用他。”

“如果你认识我爸爸够深的话，你就不会想问了。”她半呻吟道。等她回到家，她一定要和爸爸算算这条荒唐的绑架她回家的帐。

太阳下山时他们才又听到哨声，艾许再到前面听狄南的指示，几分钟后带着两匹精神饱满的新马回来。

“你有没有告诉我们休息？”

“我当然说了，”艾许看起来比她还累，好似乎生不曾这么长时间的骑马过，“可是我们得继续走，狄南要我们等到进入雨林才休息，他说等我们到了那里之后可以休息一整天。”

“狄南，狄南，”她嘟哝着换马，“神秘、具有虐待狂倾向的无脸人。”

他突然在她房间里冒出来，拥抱赤裸的她半晌，然后消失在前方领路，充满神秘。她爸爸为什么会雇用他？艾许·皮斯特又是谁？一个比她还生嫩的俊小生，按理她爸爸应该不会选艾许这种软脚螃蟹来绑架她，爸爸究竟在打什么主意？

他们又骑了一整晚的马，算起来他们已经走了两天两夜的

路没有睡觉，莉丝不觉在马背上打起瞌睡来，有两次差点跌下马。她眨了好几下眼睛，强迫自己清醒，仔细看前面似乎有营火，“皮斯特先生，你看。”

她唤醒也在马背上打盹的艾许，他们兴奋地催马接近营火。终于就能得到休息了，她几乎要感激得涕泪淋漓，还骑在马上她就一边拆绑着毯子的绳子，等到停马时，毯子也掉到地上，她人往地上溜，一碰到毯子就立刻睡着了。

不知道睡了多久她被吵醒，天色黑蒙蒙的似乎还不到阳光露脸的时候，她朦胧的眼睛睡意犹浓地看到一个戴着宽边帽的男人为她 and 艾许照顾马匹张罗食物。

她朦胧地看着他走到她跟前，仍半睡半醒地，意识混沌不清。他跪到她面前，很自然地拥抱她，她像个贪睡的孩子，微笑着窝在他温暖的怀里。

“你睡在你的铺盖上没盖毯子会着凉。”他柔声以保姆的口气说。

她点点头，让他拉开她身下的毯子，然后躺下去，他帮她盖好毯子，有一刹那他的唇好接近她额头，好像是她父亲在给她晚安吻。她闭着眼睛微笑呢喃，“晚安，狄南。”她立即睡着了。

等到她再醒来时天已大亮，有一会儿她以为是在做梦，四周都是高大浓密的树，几乎遮蔽了阳光，到处都是青苔，空气中有潮湿的味道。

离她几步远的艾许仍熟睡着，让她感觉她是原始森林中唯一的活人，她慢慢地站起来观察环境，这就是鲜少人胆敢一试的蛮荒雨林，听说很容易迷路，有人在雨林里打转了一个月还出不去，最后终于走出去时已经变成草根、树皮、蜥蜴，无所不生吃的怪物、疯子。

莉丝想了一下，他们是从右边来的，所以她选择左边不像路的路走，所谓的路只是有马蹄践踏过的地方，才走了几步，一离

开营地，她就似乎成了世界上唯一的人类，除了树木外看不见一点人工的东西，她继续走听到了水声。

又走了一小段路，她看到一条小溪。突然她好想跳下去洗个澡，洗掉两天来的尘土和疲惫，她十分想念休斯家她没有利用的那缸可爱的温水。

有何不可呢？他们两个一定都还在睡觉。哈！要不是她当时打开衣橱找浴袍，他们两个偷窥鬼必然会等到她洗完澡才现身。幸好她还不算太吃亏。

她走进水中，水很凉令她全身的鸡皮疙瘩都冒出来，但她很想把自己洗干净，站到一棵大树干后开始洗澡，这样万一男人走过来她可以立刻躲起来，也可以跑进树林里。

她洗完澡，也比较不冷了才后悔她没有带毛巾来。刚想完她就听到哨声，警戒地看去，艾许正向溪流走来，她忙不迭地抓起衣服跑进树林中，结果却撞到一堵肉墙上，那是她已然熟悉的宽瘦胸膛。

有几秒钟他们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，茂密的森林里垂枝阔叶处处，使他们的视线可及处很有限而不期然的撞在一起。

狄南的手轻搂着她，退后一小步以便看她赤裸的身体，“莉丝小姐，我到哪里都认得出你。”他带着笑意说。

“噢！”她又羞又气地呻吟，推开他跑了几步躲到树后用颤抖的手指穿衣服。

“水太凉了不适合洗澡，”他的语音仍含着捉狭的笑意，“不是我不欣赏美人出浴，不过下次你最好先征求我意见，我不希望你感冒。”

莉丝闷头穿衣服，昨天一整天她已经被这个神秘男子迷得满心满脑都是他，想像他丑成什么模样。但是在刚刚几秒钟的惊鸿一瞥，她却看到一张世界上最英俊的脸，原来他是太帅了所以才不让她看，不是因为太丑，怪哉！会有人因为他过于英俊而藏

起脸来吗？他应该为他的英俊自傲呀！

她没有想到黑发的他会有一对比北极星还明亮的蓝眼，那对漂亮得不得了的眼睛就象是两颗蓝钻石，还有他挺直而不严峻的鼻梁，性感诱人的唇，弧度优美万分的下颚。噢！上帝！他的脸吝于见人是有道理的，只看了他一眼她的膝盖就直到这会儿还软得没办法打起劲。穿好衣服她鼓起勇气走出树后，他坐在地上背对她，莉丝突发奇想刚才她看到的是他的脸吗？没有一个人能有那么完美的五官，会不会是那一刹那树林的精灵附着在他身上，使出妖术将他变美。

昨晚他照顾她睡觉时，她猜他至少有四十岁了，才会像个父亲般帮她盖毯子，但他还很年轻，绝对大不了她几岁。

他该听到她走近的声音，但是他没有转头，她就固执地站到他面前，非要再把他的脸看清楚不可，证实她脑中的印象不是幻觉。他没有抬头。脸藏在宽边帽下。莉丝坐下来盯着他的帽缘，等待再一睹俊颜的机会。

他低着头说，“莉丝小姐，我要向你道歉，我好像每次都使你受窘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他轻柔的声音也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。噢！上帝待他何其宽厚，赐他一切颠倒众生的资产。

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草地上画，“我们相遇时的不寻常状况是环境造成，我不希望你对我有错误的印象。你父亲雇用我带你回家，我只想完成这个任务。”

莉丝望着他的帽缘想，这个男人已经两次使她成为傻瓜，三次抱过她，其中两次她还身无寸缕，他绑架她，而这一刻她竟兴起想安慰他的念头。她伸手碰触他的手，看到他手腕处有红色的疤痕，半隐在他的袖子里，“你受伤了。”她关心地轻叫。

他立即站起来，在她还没搞清楚她说错了什么之前已转身走开，甚至可以说是跑开，叫唤着艾许·皮斯特。

莉丝楞楞的想不出她哪里冒犯了他，接着她听到他的声音，

“她在这里。”狄南说着领艾许过来虽然她对狄南所知甚少，也听得出他现在讲话的声音不是原音，是经修饰过的假音，“你们还没有人正式介绍吧！这位是艾许·皮斯特，他是你父亲的朋友，会和我们一起穿越雨林。艾许，你何不带马尔森小姐去钓鱼呢？我们需要新鲜的食物，待会儿你们再捡些柴火回来。”狄南将艾许推向莉丝。

艾许微笑着向她伸出手，“我们去钓鱼好吗，莉丝小姐？”

莉丝实在猜不透狄南在搞什么名堂，为什么要凑合她和艾许，她一点都不想和艾许在一起钓鱼，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她并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她看向狄南，仍是看不见他帽缘下的脸，只好接受艾许的手，“好呀！”在她站起来的时候，狄南已经走开了。

她和艾许走向营地拿东西，营地多出了两支钓竿，莉丝相信那是狄南变出来的，“钓鱼是你的主意还是狄南先生的主意？”他们走向溪流时她问。

艾许微笑道，“我想他不是狄南先生，他好像没有姓氏，我们别谈他了，我听说你为报社工作，你真的是著名的正义女神娜拉·达拉斯吗？”

“娜拉·达拉斯是我的笔名。”她心不在焉地将钓鱼线抛进水中，她从小就擅钓。

“我看你文章的时候以为你的年纪很大了，或是一个男人的化名，那些故事真的是你亲身经历而不是杜撰的吗？”

“每一个故事都真实。”她说。心想着，狄南为什么会那么神秘？

“甚至做歌舞女郎，穿粉红色的紧身衣在舞台上跳也是？”

她回忆起以前的冒险往事，微笑地说道：“结果我在第二幕就被丢出戏院了，我实在不是个好舞者。皮斯特先生，我父亲为什么会选择你参与绑架我的行动？我以为他会选个懂得这片雨林的人。”

“那是狄南的工作，他负责照料马、供应食物和照顾我们的安全。”

“那你做什么？”

艾许微笑道，“我的工作是你旅途愉快。”

“哦？”她看着水面更迷糊了，这不是她老爸的作风，“皮斯特先生，你靠什么维生？”

“请叫我艾许，我们已经不陌生了。”

莉丝控制着脸上的表情，不去想她和这个男人第一次见面时是怎样的光景。天！她绝不会把她裸体地打开衣橱，发现里面有个男人写进她的冒险故事里。

“直到去年我还拥有我的锯木厂，可是一场火使我失去了所有的财产。”

她看他一眼，看不出他有伤心的表情，“你开始做另一行生意了吗？”

“我的所有财产全泡汤了，甚至负债，”他无奈地垂下头，过一下子才看着她微笑道：“可是我抱着希望，相信我的运气就要转好了，看！有鱼上钩了，要我帮你拉上来吗？”

“我自己能处理，”她说钓起一尾不算小的鲑鱼。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她钓到八条鱼，艾许只钓到两条小不溜丢的袖珍鱼。但艾许并不以钓输她为意，笑着称赞她，似乎他生性乐观不在乎被女人击败。

他们走回营地，营地已经升起营火，必定是狄南生的火，他却不见踪影。

莉丝一边将清理好的鱼用木叉穿着放到火上烤，一边说：“皮斯……呃，艾许，我想跟你和狄南先生同时谈话，但是我好像很难把你们凑拢到一起，我到休斯·蓝尼家住是去调查一项谣言，结果发现休斯·蓝尼为了要取得一些土地，雇用白人枪手打扮成印地安人去骚扰不肯把土地卖给他的八家垦民。”每次看到